

《第一滴血》、《兰博》作者又推新著！

杀手恩仇

〔美〕大卫·莫雷尔 著
李章贵 赵常欣 译

5

7

杀 手 恩 仇

[美] 大卫·莫雷尔 著
李章贵 赵常欣 译

昆 仑 出 版 社

The Brotherhood of the Rose
by David Morrell
Published by Ballantine Books 1985

· 外国惊险小说丛书 ·

杀 手 恩 仇

[美] 大卫·莫雷尔 著

李章贵 赵常欣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昆仑出版社总发行

*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 印张 15 · 字数 284,000

1988年8月第1版·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01,000

ISBN 7-80040-090-5/I·81

定价:3.50 元

目 录

序 曲 阿伯纳法规

避难所 (1)

潜伏所的基本守则 (2)

第一部 庇护所

囿于习惯的人 (9)

月亮教堂 (54)

第二部 寻歼

“我的黑色王子” (99)

卡斯脱和波拉克斯 (138)

第三部 出卖

一个情报人员的正规教育 (202)

复仇者 (261)

第四部 复仇

震怒 (329)

斗智 (372)

尾 声 阿伯纳和赫卢瓦

玫瑰花下 (471)

赎罪 (472)

序曲 阿伯纳法规

避 难 所

巴黎，1118年9月。

圣母大教堂圣团团员，英俊的彼得·阿伯纳诱奸了他动人的女学生赫卢瓦。她父亲富尔贝得知她怀孕之后怒不可遏，决意报复。3个受雇于富尔贝的凶犯在一个星期天的凌晨在阿伯纳去做弥撒途中袭击了他，阉了他的生殖器后扬长而去，让他死于伤痛。他活了下来，但是担心进一步的报复，便多方寻求保护。他先是跑到巴黎附近的圣·登里斯修道院。在那儿治伤期间，他打听到某些极力讨好富尔贝的政界人士正在策划对他再次采取行动。于是他再次逃亡——到了诺仁附近的昆西，他在那儿建立了一个避难所，为了崇尚圣灵，他把它命名为“慰藉者。”

他终于获得了庇护。

潜伏所的基本守则

巴黎,1938年9月。

法国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埃在星期天(28日)向法国人民发表了如下广播通告:

今天下午早些时候我收到法国政府的邀请,要求我去慕尼黑会见希特勒总理、墨索里尼先生和内维尔·张伯伦先生。我已接受了这一邀请。

第二天下午,慕尼黑会议还在进行,一个为盖世太保效劳的药剂师在他的记事本内记载了如下事实:那5辆黑色梅塞地斯轿车的最后一辆已经开过设在他街角药店的检查站,到了贝尔根勒大街36号那个貌不惊人的石头门面前。毫无例外从每辆车上都走出一个身强力壮的便衣司机,在不露声色地打量了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之后,打开了乘客车门,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入时的老年人。司机一旦把他的乘客安全护送进那幢3层的私邸的厚实木门之后就立刻到3个街区外的一个货栈去等候下一步指示。

进门右侧的衣帽间里有一张封闭起来的金属办公

桌，最后到达的那位先生把帽子和大衣交给了坐在办公桌后的哨兵。为了照顾面子，哨兵没有搜他的身，但请他交出公文包。反正他也用不着它。不允许任何人作记录。

哨兵查看那人的证件后，在办公桌下那支卢格尔手枪边的一个按钮上按了一下。从客人身后的一间办公室立刻又出来一个盖世太保人员，护送他到大厅尽头的一个房间去。客人进了门，盖世太保却待在门边并关上了门。

客人叫约翰·特克斯·奥顿。他 55 岁，高身材，粗犷而英俊，留着胡椒色的小胡子。他对要处理的事胸有成竹，在剩下的空位子落座后他向先他而来的那四位点了点头。他无需用人介绍，他已经认识他们。他们是威廉·斯麦尔策，安东·吉拉德，珀西瓦尔·兰迪什，弗拉基米尔·拉仁索科夫。他们是德、法、英、苏的间谍头目。奥顿本人代表美国国务院。

除了他们坐的大座椅和座椅下的烟灰缸，房间里全是空的。没别的家具，没有油画，没有书架，没有帐幔，没有地毯，没有吊灯。房间毫无摆设是斯麦尔策有意安排的，目的是向这些人保证没有暗设任何麦克风。

“先生们，”斯麦尔策说，“邻近的房间都是空的。”

“慕尼黑。”兰迪什说。

斯麦尔策笑了一声。“虽然你是英国人，你倒一下子说到了正题。”

“你为什么笑？”吉拉德问斯麦尔策，“我们都知道希特勒这会儿在要求敝国和英国不再保证保护捷克斯

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为了让美国人听懂，他用英语讲。

斯麦尔策避而不答，点了一支烟。

“希特勒打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吗？”拉仁索科夫问。

斯麦尔策吐出烟雾，耸了耸肩头。“我请大家来是为了作为同行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可以准备应付不测事件。”

特克斯·奥顿皱了皱眉。

斯麦尔策往下说了：“我们并不尊重彼此的意识形态，不过有个方面我们倒是相似的。我们都喜爱我们这一行的复杂性。”

他们都点了点头。

“你打算建议注入一个新的复杂因素？”俄国人问。

“你们几位老兄为什么不他妈的直接说出你们心中的想法呢？”奥顿拖长声音说。

其他人都轻声笑了。

“直截了当，趣味减半，”吉拉德对奥顿说。他掉头看着斯麦尔策，等着他的下文。

“不管即将爆发的这场战争结局如何，”斯麦尔策说，“我们都必须相互保证，我们的代理人员能有机会获得保护。”

“不可能。”俄国人说。

“什么样的保护？”法国人问。

“你是指钱吗？”德克萨斯人问。

“不稳定。要钱就得要黄金或钻石。”英国人说。

德国人点了点头。“更准确地说，是存放它们的可靠的地方。比如说，日内瓦、里斯本和墨西哥城那几家信誉良好的银行。”

“黄金，”俄国人冷笑了一声，“你们说说我们拿这种资本主义商品来干什么？”

“建立一个潜伏所体系，”斯麦尔策回答说。

“可是这有什么新鲜？我们已经有了。”奥顿说。

其他的人没有理睬他。

“我猜想还有休养所吧？”吉拉德对斯麦尔策说。

“我认为那不在话下，”德国人说。“为了让我们的美国朋友有所了解，允许我解释一下。诚然，我们每个系统都有各自的潜伏所，一些安全可靠的地方，各系统的工作人员可以到那儿去寻求保护，或者汇报情况，或者审讯坐探。但是，虽然各国系统都极力对这些地方保密，其他国家的情报系统最终会了解到它们的所在地，所以它们并不是真正安全的。虽然武装人员守卫，力量胜过他们的进攻者，仍可以拿下任何一个潜伏所并且干掉任何在那儿寻求保护的人。”

奥顿耸了耸肩头。“这种风险是避免不了的。”

“不知道我要建议的东西是否有点新意，”德国人接着往下说，“它只是原来设想的引伸和完善。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各情报系统的任何情报人员都可以在全世界一些经过仔细挑选的城市获得避难权。我建议挑选布宜诺斯艾利斯、波茨坦、里斯本和奥斯陆。我们大家在那儿都有公务。”

“亚历山大。”英国人提议说。

“可以接受。”

“蒙特利尔，”法国人说。“如果战争发展对我不利，我就有可能要在那儿过日子。”

“等等，”特克斯·奥顿说。“你是要我相信，如果在打仗，你手下的一个人在那些地方就不会杀害我手下的一个人？”

“只要对立双方的情报人员呆在里面不出来的话，”德国人说。“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这一行的危险和压力。我愿意承认，就是德国人有时也需要休养。”

“镇定自己的神经，医好创伤。”法国人说。

“我们是当之无愧的。”英国人说，“如果一个情报人员想从一个系统彻底退出来，他应该有机会从潜伏所去休养所，在余生享受一视同仁的不受惩罚的权利。拿出一部分黄金或钻石作退休基金。”

“作为忠诚服务的奖赏，”德国人说。“这也是对新招募人员的一种刺激。”

“如果事情象我预见的那样发展，”法国人说，“我们也许全都需要刺激。”

“如果事件象我期望的那样发展，”德国人说。“我会所需要的一切刺激。不过，我是个小心行事的人。大家的意见是否一致？”

“有什么东西保证我们的人在那些潜伏所不会被人干掉呢？”英国人说。

“同行专业人员的保证。”

“对违犯者的惩罚呢？”

“极刑。”

“我同意。”英国人说。

美国人和俄国人没有表态。

“我觉得我们的新伙伴们不大愿意吧？”德国人说。

“我原则上赞成，我也要设法争取那笔基金，”俄国人说。“但我无法保证斯大林会给予合作。他决不会允许在苏联国土上庇护外国情报人员。”

“不过你答应，只要一个敌方情报人员待在议定的潜伏所里，就决不去伤害他。”

俄国人勉强地点了点头。

“奥顿先生呢？”

“好，我算一个。我可以凑上些钱，但我不想让任何这种场所设在美国的国土上。”

“那么，加上这些折衷条件后大家都同意啦？”

其他人都点了点头。

“我们得给这个安排取个代号。”兰迪什说。

“我推荐旅客招待所。”斯麦尔策说。

“不成，”英国人反对说。“我们一半的医院都叫旅客招待所。”

“那我推荐一个，”法国人说，“我们都是博学之士。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敝国中世纪的一位同胞彼得·阿伯纳的故事。”

“谁？”奥顿说。

吉拉德对他作了解释。

“那么说他去到一个教堂就受到了保护？”奥顿说。

“庇护。”

“我们就叫它法规好啦，”斯麦尔策说。“阿伯纳法

规。”

两天之后是 10 月 1 日，星期三。法国国防部长达拉第埃在慕尼黑同希特勒会晤后飞回巴黎的家中。

他的座机在布尔热机场着陆。走下飞机时他受到潮水般人群的欢迎。人们高呼：“法国万岁！英国万岁！和平万岁！”

人们挥舞着旗帜和鲜花，冲破了警方设置的坚固的路障。记者冲上铝舷梯去迎接归来的国防部长。

达拉第埃一下子愣在那儿。

他掉头对着路透社的法考尔特，低声嘟哝说：“和平万岁？他们难道不明白希特勒的打算？愚蠢的杂种。”

巴黎，1939 年 9 月 3 日（星期天）下午 5 点钟。

一位广播员中断了米齐林大剧院的演出，在电台上宣布，“法兰西正式与德国开战。”

电台随即停止了播音。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波茨坦、里斯本、奥斯陆、亚历山大和蒙特利尔，世界上几大情报系统的国际性潜伏所建立起来了。迄至 1941 年，日本的情报系统也参加进去了。到 1953 年，参加者还包括大陆中国的情报系统。

庇护制度到此正式形成。

第一部 庇 护 所

囿于习惯的人

1

科罗拉多州，维尔。

雪下大了，打得索尔睁不开眼。地上的积雪越来越深，他穿着雪橇左拐右弯地滑下山坡。世上的一切——天空、空气和地面都是白茫茫的。他视力所及的距离逐渐缩短，到后来他只看得见眼前飞旋的雪花。他飞速滑过各种障碍物。

他也许会撞上一棵看不见的树，或者跌坠下一个被雪掩盖起来的悬崖。这些他都不在乎。他感到兴奋。风吹打着他的脸，他还是咧嘴笑着。他左右交替地作十字滑行。感到坡度减缓的时候，他直着飞驰了一段路。

下一个坡要陡得多。在茫茫雪地上他用力撑着滑

雪杆加速。他的胃火辣辣地烫。他喜欢这样。真空。身前身后都是空的。过去和将来都没有意义。只有现在——这真美妙。

一个黑糊糊的东西在他前面显现出来。

索尔猛力往旁一闪，把滑雪橇边蹬进雪里来停住。他的脑袋由于狂跳的脉搏嗡嗡响起来。那个东西在他前面由右向左一晃而过，消失在雪地里。

索尔在大风中听到一声尖叫，于是用力透过滑雪镜往那儿望去。他皱着眉踩雪过去。

在风暴中突然现出一些影子。一行树。

一声呼唤。

他发现那个滑雪者伸开手脚撞在一棵树身上。雪地上有一些血。索尔在面罩下咬了咬嘴唇。他蹲下身，看到滑雪者的前额和弯得怪模怪样的一条腿都在往外渗血。

一个男人。浓密的胡子。宽大的胸脯。

索尔无法去找人帮助——在混混沌沌的风暴中，他也许没法再找到这个地点。更糟糕的是，就算他好歹把救援的人带回来，那时这个人也许已经冻死了。

只有一个希望。他没去费心包扎头上或腿上的伤。没用，没有时间。他脱下雪橇，脱下伤者的雪橇，跑到一棵松树边，折断一根长满浓密松针的枝干。

他在那人身边铺好枝干，小心地把他抬上去，始终注意让好腿垫在伤腿下。他抓紧枝干末端，弯着腰倒退着拖起来。雪打脸打得更痛了，寒气穿透了他的滑雪手套。他不停地拖着，一步一步向坡下走去。

拉过一个凸起的地方时那人被颠得换了个位置，两人身上全盖满了雪。这时那人呻吟起来。他痛得身子直扭动，差点滑下了松枝枝干。

索尔急忙赶去调整他的位置，这时他全身都绷紧了，因为他突然感到身后有一只手抓住他的肩头。

他猛一转身，看见一个黑糊糊的身影，来人的黄色风雪大衣上印有“滑雪巡逻队”五个黑字。

“下坡去！100码！有个窝棚！”那人一边帮助索尔一边用力吼道。

他们小心地把滑雪者拖下了山坡。索尔撞在窝棚上，觉得身后有波形金属这才看见了它。他用力拉开没上锁的门，跌跌撞撞地走了进去。风的呼啸声变小了。但他觉得已很寂静了。

他转身从空窝棚中出去帮助滑雪巡逻队员把正在流血的滑雪者拖进去。

“你没事吧？”那人问索尔，索尔点了点头。“呆在他身边，我去找人来帮忙，”那人接着说。“我15分钟后就带滑雪车回来。”

索尔又点了点头。

“你干得不错，”那人对索尔说。“你的情况不同。坚持住。我们会让你暖和过来。”

那人跨出窝棚，关上了门。索尔倒靠在墙上，沉重地坐在地上。他凝神望着呻吟的滑雪者，他的眼皮不停地忽闪。索尔深深吸了几口气。“别动你的腿。”

那人痛得缩了一下，点了点头。“谢谢。”

索尔耸了耸肩头。

那人痛得皱了皱眉，说，“大岔子。”

“这种事偶尔也有。”

“不。一个简单的差事。”

索尔没听懂。那人在说胡话。

“没估计到这场暴风雪，”那人太阳穴突突直跳，显出气恼的样子。“笨蛋。”

索尔用心听着门外的风雪，不久就听到远处滑雪车的轰鸣声。“他们来了。”

“你以前在阿根廷滑过雪没有？”

索尔的喉咙顿时收缩了一下。在胡说？不大象。
“滑过一次。我流了鼻血。”

“阿斯匹林……”

“……治头痛，”索尔接上去说。暗语全对上了。

“今晚 10 点钟，”那人呻吟了一声。“该死的暴风雪。谁会料到它会把事情弄糟呢？”

滑雪车在门外停下时轰鸣声更大了。门一下子被拉开了。3 个滑雪巡逻队员跨进了门。

“你还是没事吧？”一个队员问。

“我没事。但是这位老兄在说胡话了。”

2

保持一定的行为模式。索尔天天都遵循同样的作息制度，在固定的时刻到安排好的地方去。8 点 30 分：在他旅馆的咖啡店吃早餐。沿不变的路线散步半小时。用 20 分钟在一家书店浏览图书。11 点：到山坡上去，

路线也是不变的。

有两个理由。第一，万一有人需要同他接头，信使就可以知道他某时在什么地方，也就能截住他，不过一个意外事故也有可能打乱这个方式，这一点刚刚已得到了证明。第二，如果有人在监视索尔，既然他的日程事先就可以确定，跟踪他的人也可能会因为无聊而犯错误。

今天他比平常更要避免引起怀疑。他帮助把受伤的人搬到了救护车上。在山间小房那儿，他在滑雪巡逻队办公室同队员闲聊，等待溜走的时机。他回到自己的房间，脱掉滑雪装，换上紧身裤和套衫。他准时在他一贯到达的时间到了他常去的酒吧，坐在充满烟雾的普通客座里，看大电视屏幕上的卡通片，小口喝着可口可乐。

7点他一如既往地动身去他旅馆的餐厅吃晚餐。8点他去看了一场伯特·雷诺兹主演的汽车追逐电影。他以前看过这部故事片，知道它在9点45分结束。他选这家电影院是为了使用男厕所里的公用电话。在证实电话间没有人之后，他准时在10点丢进一定的角子，拨了一个熟记在心的号码，这完全是照坡上那个人的指示作的。

一个男人的粗哑声音报告了篮球赛的比分。索尔没去注意球队的名字。他只关心那些数字，总共有十个数，外加一个长途电话号码，这些他都默默重复着。

他走出男厕所，不露声色地扫视了休息室，看看是否有人在监视自己。